



星期文库

生活中的陈省身其人之二

朴素婚姻亦情深

胡荣华

陈省身是个很传统的人,一生都在享受中规中矩的中式爱情。

他没有谈过恋爱。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研究院时,他只有二十岁。学校里男多女少,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女生是受到男生追捧的“香饽饽”,但是清瘦、白净、相貌堂堂的陈省身却成了女生们的倒追对象。然而,此时的他安静而稳重地沉浸在研究的乐趣中,不为所动。他自述:“在清华的时候,追求我的女孩子很不少。只是学问为重,的确没有真正谈过恋爱。”

他和妻子郑士宁的婚姻既是“父母之命”,也是“媒妁之言”。郑士宁是清华大学算学系创系元老郑桐荪的独女,她眼神温和、面容清秀、举止娴静,有“清华园淑女”之称。二人在陈前往郑家求教学问时相识,但并没有一见钟情,陈回忆相遇:“那时只是见过面而已,也许说过话? 记不得了。”他对妻子的那句评价,“她是大家闺秀,文静、话不多、很懂事”,说明当初这位穿着素雅学生装的小妹妹在他心中着实留下了不坏的印象。

郑桐荪料定这位青年才俊将来必成大器,便托同事兼好友杨武之做媒。1934年,赴德国汉堡大学深造的陈收到杨的来信:“郑桐荪教授有意要你和他的女儿郑士宁发展关系,不知是否愿意先通通信?”他爽快回信:“通信当然可以。”于是陈郑二人开始通过书信互相了解。鸿雁传书间,两人感情渐深。1939年,才子淑女在昆明正式结为连理。

郑士宁在北京长大,说得一口纯正的京腔,身上有北方女性的朴实、爽直和宽厚。她理解丈夫的理想,常对人说:“数学就是省身的一切,包括工作、兴趣和消遣。”为了让他心无旁骛投入热爱的数学研究,她洗衣做饭、收拾屋子、采买跑腿、养儿育女。从战时昆明,到伯克利海边,再到南开宁园,60多年的岁月,她用默默陪伴、无私奉献诠释对丈夫的大爱,诚如陈省身的再传弟子唐梓洲所言:“她虽不懂高深的数学,却懂先生的理想,懂学者的坚守,更懂家国的情怀。”

在婚姻生活中,陈省身是个有格局的清醒男人。他明白郑士宁为家庭的付出,常常念及她的好:“她管家,我不管,我就做我的数学。”爱妻六十大寿,他赋诗:“三十六年共欢愁,无情光阴逼人来。摩天蹈海岂素志,养儿育女赖汝才。幸有文章慰晚景,愧遗井臼倍劳辛。小山白首人生福,不觉壶中日月长。”郑士宁在宁园病逝,他强忍悲痛,在夫人墓侧为自己预留墓穴,表达“心相印兮人相守,生同衾兮死同穴”的深情。

“阴痛”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我玩心太重,让双腿受寒太多,所以惹恼了它们。我记得我即使在梦里也在企图同它们达成某种妥协。我期待它们狂欢,那样我就会获得缓解。妥协有时达成了,有时没有,我不知道它们的准则是什么。

有一点是铁定的:只要我在天亮时下床,疼痛立刻减轻。大概它们也累了,需要好好休息了。我穿好衣服,像没发生任何事一样开始我一天的活动。

可以说,我一生都在观察导致我的风湿病的这些细菌的习性。我总结了好多好多规律,这些规律都是为了同我体内的这些“它们”和平共处。我今年七十三岁了,这些“它们”已成了我熟悉的伙伴。好久好久了(有三十多年),我从不吃药和上医院,也再没有腿痛过。如今我依然每天奋战在文学的前线。

看着就甜。

我住的城郊周边有大片的西瓜种植地,所以西瓜供应充足:想吃西瓜,不用去水果店或超市买,出小区门走不了几步,就能看到瓜摊。卖瓜的摊主们顶着太阳从早守到晚,风里来汗里去,他们把夏天的甜送到了城里人的嘴边。

夏天的西瓜,是最新鲜的。抱一个往家走,风都跟着变甜了,家里老人孩子迎上来的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高兴,这就是夏天最踏实的小幸福。

晦堂禅师崇尚“不言之教”,强调真正的智慧不应该通过灌输获得,而是在特定的情境中被瞬间点燃。这对我们当下的教育有很大的启发。有的老师,在课上很喜欢滔滔不绝,不厌其烦地说教,往往收效甚微;真正聪明的老师,更重视启发点拨,自己说得少,让学生自己悟,教学效果反而更佳。

有时候,学习固然离不开他人的言语点拨,但自己长久思索的领悟,往往使所学更为深刻。教育的至高境界,或许就如同晦堂禅师的秋日闻香:无需喧哗,自得芬芳。

织女下汉水沐浴,地上的女子则群聚河畔沐浴圣水。又是乞巧节,女子祈求手巧、擅长女工。其寓意进一步扩展延伸——七夕之夜,男女跳月,欢会于广场,祈拜织女主媒婚配,少女们则借机向夜空中的织女星诉说心愿,祈求保佑婚姻如意。

如今,每到七夕,那些空灵渺远引人遐想的诗句不由得飞进脑海:“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云弄巧,飞星传恨”“天阶夜色凉如水,卧看牵牛织女星”。甚至古老的《诗经》“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也飘进来,让人联想到郑交甫遇汉水女神赠玉佩的传说。

当然,童年的记忆最为深刻,每每临近七夕,亲人口中的故事依然像刚出笼的馒头热气腾腾。在我心中,她们也已在七夕的传说里,成为封面和词句,会应时地出现在眼前。

与细菌共舞

残雪

到了它们的活动,它们正向我的胫骨那里聚拢,两条腿疼的地方都很对称。我要一声不响,也不动挪。这些细菌,当它们的狂欢达到高潮之后,就会慢慢地安静下来,如某个夜里曾发生过的一样。与此同时,我将疼痛抛开,去想一些令我愉快的故事,就好像这痛同我无关一样。“忘记吧,忘记吧。”我对自己说。我决不挪动一寸,我要等待它们的狂欢达到顶峰。有时这一招还真奏效,高潮到来时疼痛就开始缓解。缓解一开始,我立刻就睡着了。但另外一些夜里,缓解始终不来。我将这种痛称为“阴痛”。

西瓜

牧徐徐

夏日最讨人喜欢的水果,莫过于西瓜。在我上下班的路上,有不少卖西瓜的临时摊点,一车车西瓜,格外惹眼。骄阳似火,天地间满是晃眼的白光与热浪,骑行在路上,看到碧绿色的西瓜,光是那清爽的颜色就让人眼前一亮。如果是刚采摘的西瓜,瓜蒂还带着鲜绿的藤蔓,就更让人心情舒畅了,得买一个!怕一整个吃不完,也可以挑半个。摊主手起刀落,“咔嚓”一声,鲜红沙润的瓜瓢就大大方方铺展开在眼前,汁水顺着切口往下淌,

闻香

高自发

“闻到了。”晦堂禅师说:“吾无隐乎尔。”黄庭坚恍然大悟。

晦堂禅师利用桂花香诱导黄庭坚开悟,是一种高明的指引。桂花的香气自然弥漫,从未刻意隐藏,人人都可闻得到。同样,人生的真相,也如同这花香,一直都存在,从未远离,只不过需要用一颗清明的心感知罢了。

美丽七夕 相伴一生

上官李军

纳凉,一边津津有味地重温这个故事,重述花椒树下一碗清水的说法。年龄还小的我在一旁听着,感到分外美好,那样空灵缥缈令人神往。我多么希望有一位大哥可能在今夜舀一碗水到花椒树下一试,看是否真的能听到牛郎织女唱歌。当然自己还小,还没有亲自一试的能力和胆量。这一说法为那个夏夜增添了多少恬静美好,为我的童年留下了多么富有诗意的遐想!让我一想到那个夏夜就心灵纯净如水,如星空下的一片羽毛轻轻飞飘,向那缀着点点星星的夜空……

年龄渐长,又知道了七夕更丰富的寓意。它是中国的女儿节,七夕日,

我们全家人都有风湿病,应该是家族的遗传,表现出来的症状各不相同。幼年时,我并不知道自己是风湿病遗传性体质。我得过肝炎、肺炎、肺结核,这几种病都是有明显症状的。到我九岁时,肺结核已经痊愈了,我不再认为自己有病了。但却有一种症状常年缠绕着我,这就是细菌导致发炎造成的腿痛。我的腿痛是家里小孩中最严重的,但我从不诉苦,也不哼哼。时常,我在白天里同大家一块疯跑疯玩,根本不记得腿痛这回事。但只要夜里一躺下,疼痛就袭来了,那么持久,那么强横,好像根本没有缓解的可能。怎么办呢? 我知道没有办法,只能硬扛。有的时候,这种疼痛还会伴随有发烧的感觉。因为从未量过体温,所以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发烧。我就这样一直扛到天亮。

也许这种病在那时不算什么病,好像也没什么药可吃,而且我讨厌吃药和进医院。而大人们事情太多,也不认为这病有什么危险。

后来我自己慢慢地总结出来,这个腿痛同受凉有关。从此我便早早地穿上棉裤,整个冬天一直到春天都不脱下来。即使是在学校里课间玩追跑的游戏,我也穿着棉衣棉裤去跑。这样当然有些帮助。不过我家买不起球鞋,即使下雪天我仍然穿单布鞋,脚上长满冻疮。

啊,那些漫长的黑夜! 它们又来了。我抱着侥幸的心理想到,或许这一次,它们来一下又去了,不会停留很久吧。但是偏不,它们在我体内停留了,不走了。我既不踢床板,也不用手去敲打痛处,因为我觉得自己感

黄龙寺的晦堂禅师,算得上一位“教学名师”,他给北宋文学家黄庭坚上的一堂启发式“教学课”,至今仍在流传。

黄庭坚跟随晦堂禅师学习多年,却一直未能悟道。有一次,晦堂禅师问黄庭坚“吾无隐乎尔”是什么意思。此语出自《论语》,是孔子说的话,意为“我对你们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啊”。

黄庭坚解释再三,晦堂禅师就是不搭话。当时正值初秋,院子里散发着桂花的幽香,晦堂禅师便问黄庭坚:“闻到桂花的香气了吗?”黄庭坚说:

银河耿耿的夏夜,姥姥指给我看天河两边两颗明亮的星,说一颗是牛郎星一颗是织女星,接着给我讲起了牛郎和织女的故事。六岁的我望着夜空,似懂非懂,只觉得朦朦胧胧,神秘而遥远,那是我第一次知道七夕的传说。

后来,每年七夕的前几天,妈妈就对着她的小儿子念叨,初七那天,喜鹊最多,所有的喜鹊都奉天帝之命集合起来,去为牛郎织女搭起鹊桥,供他们相会。果然到了这一天,我真的看见大门外喜鹊叽叽喳喳最是多,到处都是——屋顶上、树枝上……而妈妈又告诉我,到夜深人静的时候,舀一碗清水放在花椒树下,一个人静静地坐在清水旁,驻耳细听,就能听到牛郎织女相会的歌声。

儿时的七夕,村北头的大小孩子会聚在四合院大门外的场地上,一边